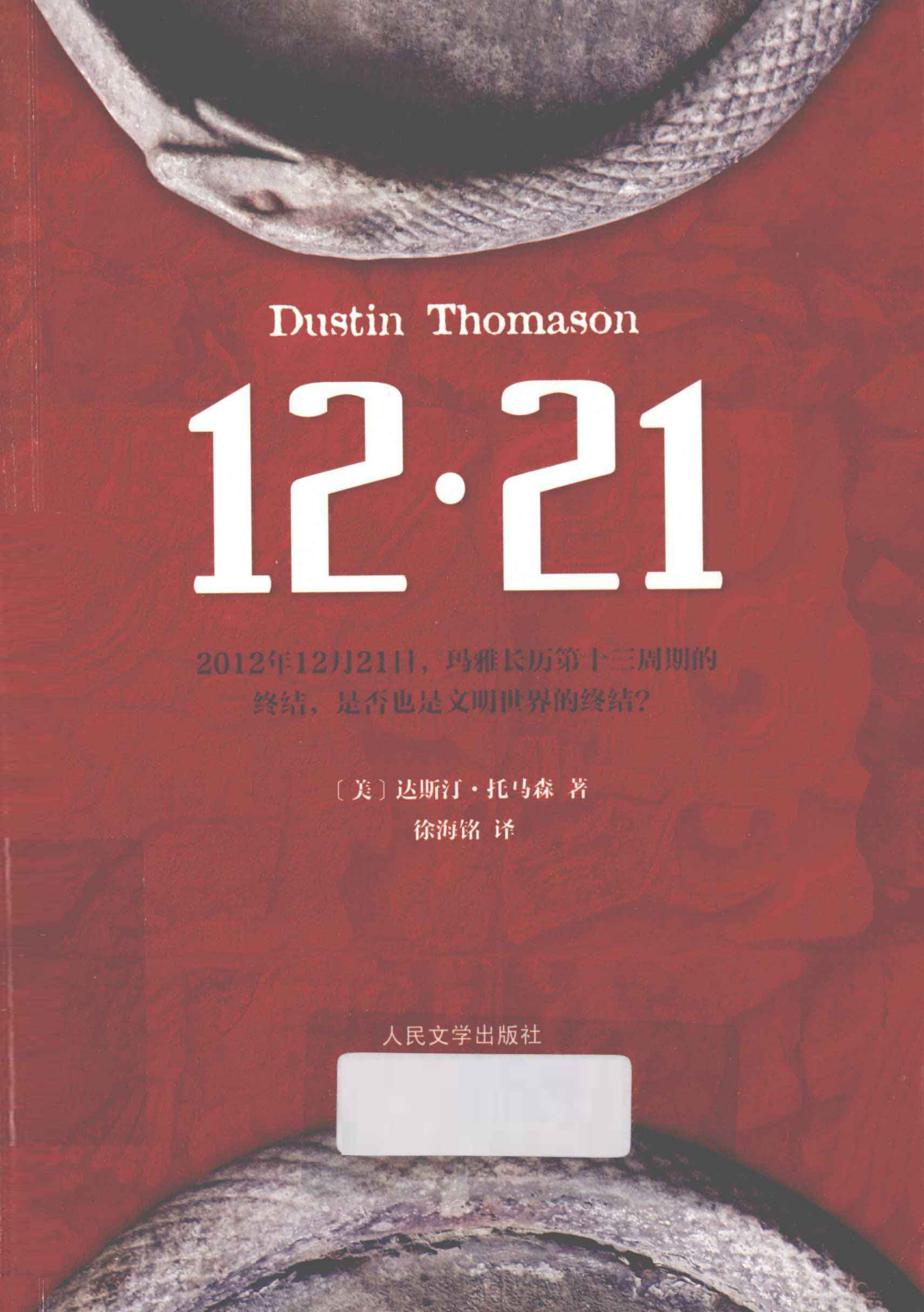




Dustin Thoma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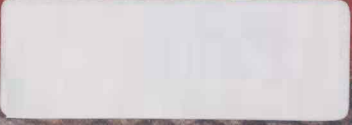
# 12·21

2012年12月21日，玛雅长历第十三周期的  
终结，是否也是文明世界的终结？

〔美〕达斯汀·托马森 著

徐海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Dustin Thomason

# 12·21

[美] 达斯汀·托马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5696 号

Dustin Thomason

12. 21

---

Copyright © 2012 by Dustin Thomason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2. 21/(美)托马森著;徐海铭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501-8

I. ①1… II. ①托…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066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任 战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李 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8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01-8

定 价 35.00 元

献给我的妹妹希瑟，她让我真正懂得血浓于水的道理；  
和我的妈妈珍妮特，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是我们的奉  
献树。

## 引 子

他靠着庙宇的墙在月色中默默地站着，腋下紧紧地夹着个小包裹。包裹外面的剑麻擦痛了他的皮肤，不过他喜欢这种感觉。它令他放心。在这座遭受干旱袭击的城市，他不会把这包裹卖了，哪怕是去换水。他浅帮鞋下面的大地已经龟裂干枯。他童年时期的绿色世界已然消失。

剩下的几个护庙卫兵还没觉察到他的出现，为此他感到满意，随即便朝着城市的中心广场疾走。那里曾一度云集手工艺人和文身画师。现在呢，这里只有乞丐，而乞丐们一旦饿了就会成为危险。不过是夜，他还算走运，只有两个人站在东庙边上。他们以前见过他，而且知道他一向把自己能给的东西都给他们。尽管如此，他在经过的时候，还是把包裹夹得紧紧实实的。

在中心广场跟玉米筒仓的交界处，有个卫兵在站岗放哨。他还只是个孩子。有一刻，他想到要把包裹埋起来，之后再回来取，可满地尘土，风驰过曾经树木参天的田野，在这个烤焦的城市里面什么也掩埋不了多久。

他吸口气，继续前行。

“高贵神圣的人啊，”男孩儿喊道，“您往哪儿去？”男孩的目光是疲

惫的、饥饿的，可一看到他腋下的包裹就发亮了。

他照实回答：“到我的斋洞里去。”

“您带的是什么呀？”

“供奉用的香火。”

这人把夹包裹的胳膊紧了紧，默默地向以扎曼纳吉祈祷。

“可市场上的香火已经断了好多天呀，高贵神圣的人。”卫兵的声音疲乏无力。仿佛为了苟活，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撒谎；仿佛所有的清白都已经随着雨水逃遁。“把它给我吧。”

“勇士，你说得对。这不是香火，而是敬献给国王的礼品。”

要是国王知道这人手里此刻拿的是什么东西，会下令让人把他的心挖出来。可他别无选择，只好利用国王的名头了。

“把它给我，”男孩又说了一遍。

最后，这人还是依了卫兵。男孩的手指头笨拙地解开包裹，但剑麻散开的时候，这人从年轻卫兵的眼睛里看到的却是失望。他之前一直在期盼着什么呢？玉米？可可豆？他弄不懂眼前所见。跟这年头的大多数男孩一样，他只懂得饥饿。

这人重新把包裹扎好，便匆匆从卫兵身边离开，心里为自己的幸运向诸神道谢。城东的边上就是他小小的斋洞，他悄悄地从洞口进去，没被人发现。

布摊开了一地，布放在这儿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准备的。这人点亮蜡烛，把包裹小心地放在离蜡烛有点距离的地方，然后仔细把手擦净。他双膝跪地，伸手去拿剑麻。剑麻里面是一摞折叠的书页，用无花果树皮做成，已经用石灰石浆浆过，硬硬的。他极为小心但又毫不费力地把纸张展开，似乎整整一生的时间都在为了做这个动作而训练。纸被对

折了二十五回，待到完全展开时，空白的纸便延展到整个洞穴的宽度了。

在炉灶后面，他集了三小碗颜料。他把煮饭锅上的黑灰刮了又刮，做成黑色颜料；从岩石上刮了些粉尘，做成朱色颜料；在田野和河床里寻觅到假蓝靛和陶土，做成靛青颜料。最后，这人在自己的臂上刺了一下。他望着猩红色的血珠从手腕上流出，滴进摆在面前的颜料碗里，他这是用自己的鲜血圣化墨汁。

接着，他便开始书写了。





12. 19. 19. 17. 10

**2012 年 12 月 11 日**



加布里埃尔·斯坦顿医生的公寓位于木板路的尽头，在人行道与翠绿的草坪相接处之前，正对着威尼斯海滩；草坪上聚集了一群太极爱好者正在练习拳艺。这栋两层的公寓楼完全不合斯坦顿的审美口味。他更喜欢历史悠久些的建筑。可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线这种奇怪的地段上，可供选择的東西只有颓败不堪的棚屋和当代的石头跟玻璃。上午七点刚过，斯坦顿便骑着他那辆老旧的加利·费舍尔自行车离家往南出发了，他那条黄色的拉布拉多犬多哥马在他身边奔跑着。洛杉矶最美味的咖啡是在格朗恩德沃克，离他家仅有六个街区之遥。那里，他一一走进去，吉莉安就会把三倍量的黑金咖啡给他备好。

多哥马和它的主人一样喜欢早晨。可是狗不允许进入格朗恩德沃克咖啡店，于是斯坦顿把它拴好后，自己单独进去了，朝吉莉安挥挥手，跟服务员要了杯子，打量起外面的晨景。许多早起的顾客都是冲浪者，他们湿漉漉的衣服还在滴水呢。斯坦顿惯常在六点钟起床，可这些家伙已经起来几个小时了。

坐在他常坐的桌子旁边的是海滨木板道上最出名、也是长相最怪的一位居民。他整张脸和剃得光光的头上满是复杂的图案，还有从耳

垂、鼻子和嘴唇上鼓凸出来的耳环、嵌物以及小链子。斯坦顿常常纳闷，像怪兽这样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他早年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他决定用艺术来覆盖整个身体？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斯坦顿想象怪兽的出身时，他便看到一幢靠近军事基地的错层式房子——跟他自己在里面度过童年的那类房子一模一样。

“全世界人都在干什么？”斯坦顿问道。

怪兽从电脑上抬起头来看看。他是个狂热的新闻瘾君子，只要不是在海滩打理文身店的事儿或者作为威尼斯海滩怪人秀的一部分娱乐游客，他就总是在这儿就网上的各种政治新闻写写、贴贴自己的评论。

“除了还有两周我们就要被银河对齐导致的磁场两极逆转吞噬而全要死亡之外？”

“除那之外。”

“一切阳光明媚。”

“你的那位女士怎么样？”

“在放电呢，谢谢。”

斯坦顿朝门口走去。“如果我们还活着，那就明天见，怪兽。”

在门外灌下黑金咖啡后，斯坦顿和多哥马继续往南。一个世纪前，数英里的运河蜿蜒而行，穿过烟草大亨阿博特·金尼仿照意大利名城威尼斯建造的这座海滨小城。当年，此地居民靠凤尾船在水路上摆渡，如今却是几乎所有的水路都被覆盖，上面建满了燃烧类固醇的健身房、油腻腻的食品摊头和新奇的T恤衫商店。

最近几个星期，斯坦顿悲哀地看着与“玛雅大劫难预言”有关的涂鸦和各种小玩意儿在整个威尼斯铺天盖地地冒出来，商贩们极尽一切谎言假相之能事。斯坦顿从小所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但他已经好多

年没去过教堂了，也不打算去。如果人们想要寻求命运或者相信某个古老的时间运转，他们尽可以随便；他相信的是可以验证的假设和科学方法。

幸运的是，好像在威尼斯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 12 月 21 日这一天会是世界末日。木板路上也装点着红灯绿灯，以防疯子们把它搞错。圣诞节期在洛杉矶是段奇怪的时间：很少有移居者懂得如何在华氏七十度的时候庆祝节日，但是斯坦顿恰恰喜欢这样的反差——圣诞老人的帽子放在旱冰鞋上啦，防晒霜放在长筒袜里面啦，鹿角装在冲浪板上啦。在圣诞节的时候沿着海滩骑车是他在这些日子中的一种精神享受。

十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德雷小船坞的北端。他们一路经过旧灯塔、帆船还有改装后加大马力的捕鱼船只，它们都静静地停泊在港口里。斯坦顿把多哥马从狗绳上松开。狗向前跑去，斯坦顿大步跟在后面，一边听着音乐：他们在此要见的那位女士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包围在爵士音乐中，一旦你听到比尔·伊文斯的钢琴声或者美尔斯的小号盖过海滨其他各种喧闹噪声的时候，她离你也就不远了。最近十年来，大多时候，尼娜·康特纳一直是斯坦顿生命中不可分离的女人。尽管自他们分离之后的三年中，也有过一些别的女人出现，但她们都只不过是她临时的替代罢了。

斯坦顿跟在多哥马后面上了小船坞的码头，听到远处哀伤的萨克斯。狗已经到了尼娜那艘巨型双引擎的麦克格雷船上方的船坞南端；麦克格雷号身长二十二英尺，全部由金属和木头制成，挤在码头终端的最后一块水域里面。尼娜蹲在多哥马旁边，已经在抚摸它的肚子了。

“你们这些家伙终于找到我了，”她大声喊道。

“在一个真正的小船坞里，是图个变化吧，”斯坦顿说道。

他吻吻她的面颊，呼吸到她的气味。尽管尼娜大多数时间都耗在海上，可她还是散发出玫瑰水的香味。斯坦顿往后退了退，好把她打量一番。她面颊上有酒窝，还有一双迷人的绿眼睛，不过她的鼻子有点弯，嘴也小。大多数人是不会觉得她漂亮的，但对斯坦顿来说，她的脸却是完美的。

“还是不肯让我给你弄块真正的泊船水域？”他问道。

尼娜看了他一眼。他曾多次主动要求给她租块长期的泊船水域，希望以此诱惑她更经常性地回到海滩，但是她从来没有接受过，而他也明白她可能永远不会接受。她所做的杂志自由撰稿人的工作几乎无法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她才精通了找到闲置的泊船水域、众人视线之外的海滩和雷达发现不了的码头的窍门儿。

“你的实验进展如何？”斯坦顿跟着她上船时，她问道。“A 计划”号的甲板上摆设很简单，只有两个折叠座位，一批七零八落的光盘散落在船长座边上，还有多哥马的水碗和饭碗。

“今天上午出来更多的结果，”他对她说道，“应该会很有趣。”

尼娜坐在船长的位置上。“你看起来有点累。”

他不知道她有此问是否因为她在自己脸上看到了年岁侵袭的痕迹和无框眼镜下面的鱼尾纹。可是斯坦顿昨晚睡了整整七个小时。对他来说是不常有的。“我感觉还好。”

“官司了结了吧？永远地了结了？”

“了结掉好几周了，”他告诉她，“让我们庆祝一下吧，我冰箱里有香槟。”

“船长和我要去卡塔利娜，”尼娜说道。她打开测量仪表和开

关——这些斯坦顿从来就没有烦心要真正掌握——接通了全球定位系统和电气系统。

卡塔利娜岛隐隐约约的轮廓隔着洋面刚刚能看到。“我跟你一起去怎么样？”斯坦顿问。

“同时你耐心地等待中心那边的结果？求你了，加比。<sup>①</sup>”

“别做我的主。”

尼娜走过来，手托起他的下巴。“我可不是白做你的前妻的。”

离婚是她的决定，但是他却责怪自己，部分的他对于他们未来还会在一起生活的念想从来就没放弃过。结婚的三年时间里，因为工作需要，他一出国就是好几个月，而她就逃向了大海，那里一向是她心之所系。是他让她从自己身边溜走的，而她似乎那样才是最快乐的——独自航海。

一个集装箱船在远处按响了喇叭，声音让多哥马狂躁起来。它朝那船狂吠了几声，然后开始追逐自己的尾巴。

“明晚我会把它带回去，”尼娜说道。

“留下吃晚饭吧，”斯坦顿对她说，“你要吃什么，我就烧什么。”

尼娜瞄了他一眼。“我们一起吃晚饭，你女朋友会怎么想？”

“我没有女朋友。”

“你和她怎么了？那位我不记得名字的数学家。”

“我们约会过四次。”

“然后？”

“我得去见一个和马有关的人。”

---

① 加比是加布里埃尔的昵称。

“你得了吧。”

“我是说真的。我得去检查英格兰的一匹马的情况，它被怀疑得了痒病，于是她说我对我们俩的关系不是很上心。”

“她说得对吗？”

“我们约会过四次。好啦，我们明天一起吃晚饭吗？”

斯坦顿跳回到码头拿自行车的时候，尼娜发动了“A计划”的引擎。“准备一瓶像样的酒，”她开船离岸时回头喊道，再一次把他丢在身后。“到时候再说……”

近十年来，斯坦顿一直在位于波尔岗的疾病控制中心的“朊蛋白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他西迁来到这里，成为这个中心的首届主任时，整个中心也就是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移动拖车上的小实验室。经过他不厌其烦的游说，中心终于扩张到南加州大学医院主楼的整个第六层楼，同样也是这幢大楼被用于拍摄肥皂剧《综合医院》外景有三十多年。

斯坦顿穿过两道门走进他的博士后经常称之为“兽穴”的地方。其中一名博士后在主区域四周挂了圣诞彩灯，斯坦顿把它们连同卤素灯一起开亮，红色和绿色灯光照射在实验室里一字排开的显微镜实验台上。把包放进办公室之后，他戴上口罩和手套，朝实验室的后面走去。他的团队进行了好几周的实验，这是他们能够采集实验结果的第一个早晨，他非常急切地在等待结果。

中心的“动物房”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场长，里面包括电子化的储物设施、触摸屏数据记录终端、电子活体解剖设备和尸检台。斯坦顿走向摆放在南面墙边的十二个笼子里的第一个，朝里面看去。笼子里关着两只动物：一条身长两英尺、橘黑相间的银环蛇和一只小灰鼠。一眼看



去的情景再自然不过：蛇在等待时机扑向它的猎物。可在现实中，某种不自然的现象正在笼子中发生。

老鼠用鼻子漫不经心地碰碰蛇头，甚至连蛇发出嘶嘶的响声时，老鼠也继续满不在乎地推搡——它没有转到笼子的角落或者设法逃跑。不同于一般的老鼠，这只老鼠一点都不惧怕蛇。第一次见到这种表现时，斯坦顿和其他团队成员立刻欢呼起来。通过利用遗传工程技术，他们已经把微小的“朊”<sup>①</sup>蛋白从老鼠大脑细胞的表层膜中去除了。他们在这个奇怪的实验中获得成功，打乱了老鼠大脑里的自然秩序，彻底消除了它对蛇与生俱来的恐惧感。这种致命的蛋白是斯坦顿的毕生研究，而这一进展是理解它的关键。

大多数时候，朊蛋白良性地位于大脑内的神经元细胞上面。但是在罕见的案例中，这些朊蛋白可能会“生病”并且繁殖。就像是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或帕金森病一样，朊蛋白病变摧毁健康组织，代之以无用的斑块，降低大脑的正常功能。然而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令人惊讶的不同：阿尔茨海默和帕金森都是严格的基因疾病，某些朊蛋白病变却可以通过感染的肉类传播。八十年代中期，英格兰病牛身上的变异朊蛋白通过感染的牛肉进入了当地的食物供应，结果全世界一下子就熟知了一种朊病毒。三十年来，疯牛病导致了欧洲二十万只牛死亡，然后传染到人。病人最初行走困难，而且不能控制地抖动；然后失去辨认朋友和家人的记忆和能力，很快就是大脑死亡。

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斯坦顿就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疯牛病专家

---

① 译者注：prion 在生物上称为朊，或称朊蛋白，又称蛋白质感染因子（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le）。是一种不含核酸分子只由蛋白质分子构成的病原体，能引起哺乳类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它可以像病毒一样传染，因此又被称为朊病毒。